

白色的華麗

蔡玫芬

定州花瓷展前語

十一月底，本院將推出「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以本院所藏北宋、金代定窯白瓷，來展現十一至十三世紀工藝美術的裝飾圖案。傳統對宋代工藝的評價，往往傾向於素淨凝練之美；黑色的漆器，天青色調的汝窯、官窯，碧綠色調的耀州窯、龍泉窯；同時又將白黑並呈的磁州窯、宋三彩等多彩華麗的器皿評之為民窯、野氣。隨著考古發掘工作者一頁頁的掀開宋代生活中的常態形象；金銀器的細膩瑩亮，雕漆、戧金漆器的華麗，織繡的繁複豔麗等等，都逐漸增顯宋代藝術面貌。定窯白瓷，自北宋當時便享有盛名，且為明清文人所珍愛；在清室帝王重視下，院藏定窯類型的藏品遂也豐盛。一九八七年曾經舉辦過定窯白瓷展，策展人謝明良將院藏品與出土文物的關係做了相當關鍵性的釐訂。本次展覽，擬更呈現定州「花瓷」的瓷上花樣之美，在素白瓷色中所透露的華麗世界，作為宋代藝術的另種觀察。

蟹眼已過魚眼生，颺颺欲作松風鳴。
蒙茸出磨細珠落，旋轉繞甌飛雪輕。
銀餅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
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
貴從活火發新泉；

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
定州花瓷琢紅玉。
我今貧病長苦飢，分無玉捧捧蛾眉，
且學公家作茗飲，甌罍石铤行相隨，
不願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

但願一甌長及睡足日高時。
——蘇軾，《試院煎茶》，熙寧五年（一〇七二）
蘇東坡在杭州為通判時的詩作裡，強調西蜀煎茶的古法，和北宋後期時興的點茶新法不同。煎茶法為唐



北宋~金 定窯印花孔雀牡丹盤 12~13世紀 口徑32.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孔雀隨著花枝飛舞，身姿曼妙的迴旋；而藝匠以俯視的角度描述孔雀，請注意孔雀的雙眼在頭的兩側，是中國畫裡很罕有的描述方式。

代飲茶法的延續，茶末放石銚裡在爐子上沸煮，與本詩前五句點茶法將沸水倒入備有茶末的碗中不同；八世紀的唐僧陸羽說，茶汁在邢窯杯裡「茶色丹」。東坡亦以西蜀煎茶古法烹煮出有如紅玉般顏色的茶汁，倒入定窯有花紋的白瓷碗裡，剎那間色彩強烈的映照，就好像看到力可琢玉的定瓷在紅玉上琢出花紋來。（註一）——此時東坡用典，炫耀著定窯瓷的澀邊堅緻得可以試玉的博識（註二），一方面揚古法貶新法地暗嘲施政者。

東坡詩中，多重假借與比喻的筆鋒魅力，讓從品茶帶來視覺的美感，發為色彩鮮明的詩句，長久為人所傳誦；此後，在元明青花瓷興起之前，「花瓷」二字成了定窯瓷器的代用詞，以此入詩的句子甚多，如宋人周紫芝：「深注花甕不勝白」，喻良能：「花瓷脆薄誰能搗」，明顯稱讚有花紋的細薄白瓷。元代劉祁《歸潛志》亦記載金末文會聯句時，他的父親詠出「定州花瓷甕，顏色天下白」句，贏得滿席讚譽，足見直到金代晚期，有花紋的定窯瓷器之魅力，能令

自十一世紀始。

本次展覽，既以花紋為主題，乃將展場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早期的白瓷與定窯。第二部分為花瓷的藝術，第三部分為定窯的影響。第一、二部分以西元一〇〇〇年，十一世紀初期為分；第二、三部分以西元一三〇〇年，十三世紀後期為分；其中仍有因窯屬而年代交疊者。

一、
文獻、碑記、考古發掘等資料，說明定窯從唐代開始興作，至晚在中國便有朝廷造作單位進駐管理，十世紀晚唐、五代時成為中國北方名窯，產品廣受中原、江南、遼國貴族所喜愛。及至宋、金時期，定窯窯業技術精進，如以煤為燃料、以覆燒技法改善質量、以劃花與印花裝飾器表，均成就定窯的特殊性。不但為貢入北宋、金朝的內廷用品，也突破邊境藩籬，廣見於大遼與南宋的墓葬中，故享有《袖中錦》書中所載「天下第一」的讚譽。

觀察定窯白瓷，白色胎土上或以刀刻劃花紋、或以模子范印花紋，單

天下風靡其白色。

定窯，定州燒造的瓷器。其窯址位在今河北曲陽縣，連綿山丘從靈山鎮、潤磁村到燕川村的廣大地域，筆者曾兩次拜訪該地，驚訝該窯總產量駭人的豐富。定窯不僅列名宋代官方文獻如《宋會要》、《太平寰宇記》，也見於當時文人學士的吟詠記錄。直到明代賞鑒瓷器風氣盛行，《格古要論》、《遵生八牋》、《長物志》均將定窯列為具重要品賞美感且值得收藏的美術品，與北宋汝窯、南宋官窯並列；定瓷襲仿爭勝之風波時起，也足以烘顯明代社會對定窯評價之高。清代乾隆皇帝吟詠瓷器的詩作中，除了汝、官青瓷外，著力最深的便是定窯。無論他的辨識力與今日陶瓷學者認知的異同，但皇帝的喜好應是清宮中匯聚大量定窯、定窯型瓷器的主因；又由於乾隆所憧憬的定窯為白定、粉定，並以為紫定、紅定不存，因此雖然考古出土所知定窯產品的品類與色澤多樣，有黑、褐、綠、黃諸色，但本院清宮舊藏定窯器非屬白色系列的遂也十分稀罕，少數具

上透明釉後，紋線間積釉色深，呈現清晰的圖案，為牙白素淨的瓷面增添無限的華美。圖樣的設計者和製作者創造了定窯這樣含蓄溫雅、變化萬千的美感，器皿的堅緻細薄以及滋潤的牙色透明釉，共同令定窯成為賞鑒家們心目中的白瓷典範，遂也為宋代以來各地官民窯場競相襲仿。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裡，定窯類型的白瓷近八百件，多數具有花紋；這可見明清以來對定窯花瓷的喜愛。然而必須說明的是，清宮的典藏是宋、金、元、明歷朝的累積，各地的貢品與臣下的蒐羅，往往因蒐羅者與整理者的誤解或疏於記錄，致宮中所謂「定窯」原就充斥著許多謬誤；即使是皇帝的御題，也不可當真，這在本院二〇一二年「得佳趣」特展與圖錄中便可獲悉。明代以來民間對定窯的美化、附會與誤解，在一九二五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且有各界組成的清室善後委員會進入紫禁城清點文物並陸續開放民眾參觀後，蓄積成另種對古器物的新態度。因此，當一九三五年故宮文物赴英倫展出時，許多清宮中舊名為「定窯」的瓷器，

宋、金北方白胎黑瓷特徵的瓷器，目前也多排除產地為定窯的推測。可以說，本院所藏定窯型瓷器，由精細至粗放，是明清以來賞鑒家定窯白瓷概念的總和，在這樣的總和裡，乾隆皇帝自年輕未即位時便有詩句：「定州花瓷浸芳綠」（註三），對有花紋定瓷器的喜好明顯可見。院藏定窯型白瓷中，花瓷總量佔九成以上，而此現象與考古發掘者所知各時期素瓷高比例的實情差距甚大。花瓷，遂也正是本次定窯展覽所欲觀察的重點。

有花紋的瓷器，在本展覽中粗分為劃花和印花兩種。劃花以刀淺刻圖案，勝在運刀如筆，流暢如畫。印花，以刻好花紋的模子，翻印出器裡的文樣，其勝在佈局緊密如織錦；其一模可製作多器，因此藏品中有多組二器同一模子者。有人會假想，劃花圖案主題經常重複且規律化，故可能實際為模印成；但本院作品整理過程中，雖見有花紋十分類似者，但實無二件完全相同者，其為手刻作品無疑。定窯花紋表現方法還可細分多項，但總體言，劃花、印花的作品約

繫上了吉州窯、平定窯、宿州窯、臨川窯、土定窯等等名稱，這些與物相繫的名稱，一直到六十年代出版的《故宮瓷器錄》和臺北開館最初的展廳裡依然沿襲。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初國內外陶瓷研究者努力尋找各個古代瓷窯生產地的風潮裡，日人小山富士夫在讀過北京葉麟趾根據坊肆指陳古瓷出處而彙記的《古今中外陶瓷彙編》後，在一九四一年戰火中抵達曲陽定窯窯址，採集瓷片並發表見聞，開展了定窯研究的新視野。本院的研究前輩們來臺後與國際陶瓷研究界接觸，遂也於一九七一年以後的展覽和著作裡，修正了大部分舊名「吉州窯」的瓷器為定窯，有的舊名「宿州窯」者已是今天定窯名品，至於當年列為「定窯」者，亦有多件飽受懷疑不再見於陳列展出。

然而，定窯的面向究竟多寬廣或多狹隘，博物館人對定窯的認識，一如對其他古代名窯的認識，永遠一直拓展新知，且又挑戰著舊有的認知。即使筆者在這個展覽推出的前夕，定窯的正式考古報告依然未見問世，究竟傳世品所試圖排比的年代序列，是



圖四 唐末~五代 定窯繩紋蓋罐 10世紀 高7.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頂飾瓜蒂狀鈕，器身貼飾四縱向刻繩紋泥條。貼直稜泥條為十世紀常見的裝飾習慣。



圖五 五代~北宋 宣州窯花口淺碗 10世紀 口徑19.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傳為出自印尼爪哇島海域的沈船Cirebon Cargo，正往販西亞途中。



圖三 北宋 定窯龍口執壺 10世紀 全高19.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瓜式器身與蓋鈕相配，龍口雕刻細緻，為酒器注壺。

院藏品中有三件定窯瓷器刻有「官」款者，一件應為邢窯碗托，一件十世紀中前期的定窯淺碗，一件十世紀中後期的定窯浮雕花式碗。瓷器刻有「官」、「新官」款者，自中唐以來迭見於定窯、邢窯、越窯、耀州窯，雖學界各有詮釋，但皆不排除似與供用朝廷相關，且均屬高品質產品。前述中唐在定窯設官監管細白茶器燒造（八〇五年），後周在定窯設官管理窯務或徵收商稅（九五七

三）是十世紀五代或北宋的精品，胎薄釉滋潤，且造形雕刻精緻。而一件定窯蓋盒（圖四），幾乎與後梁高繼蟾墓所出無二致，其四道泥條的貼飾，是五代時期的流行裝飾。
展品中一件舶販至印尼的淺碗，有著像玉璧一樣寬足沿而窄挖足心的作法；此時白瓷廣販售至阿拉伯世界，並影響西亞不產瓷土區域另外研發出錫白釉的仿品。運銷品中包括展出的據聞得自印尼爪哇島海域的沈船Cirebon（圖五）的白瓷碗，目前該船大量的白瓷，學界推斷來自十世紀中後期宣州窯。

否與考古發掘者的地層排比相一致，又或者為定窯研究留下更大謎團，都將是研究上的探險。更有經驗的經驗還在於去年北京故宮舉辦了「定窯雅集」特展、北京市藝術博物館亦舉辦了定窯特展，方向各自不同；而目前日本東洋陶器博物館也在此時展出一項定窯展，以一九四一年小山富士夫的採集、二〇〇九年北大的考古發掘品來說明日本傳世品。相對於二〇〇五年上海博物館大規模的白瓷國際研討會，此時眾多定窯資料的公開，將更激盪著定州花瓷的詮釋。

所謂白瓷，是指在白色坯體上罩著透明釉再高溫燒造成的瓷器。這種追求白色純質顏色器用的大汶口文化、商朝殷墟時期的白陶作品。當高溫青瓷在三國以後成為南方越地恆常性的產物，北方陶匠也時有新猷，其有意識的追求陶瓷外觀為白色的努力已經相當明顯。至隋唐，中國北方製作的白瓷器皿已經普遍，以邢窯為中心，白瓷的窯場遍布北方河北、河南等地。邢窯窯址業經考古發

掘，分佈在內丘、臨城、邢臺一帶，享有唐代《國史補》所謂「內邱白瓷甌，天下無貴賤通用之」的美譽。於是，南方越窯青瓷、北方邢窯白瓷，南青北白的陶瓷產燒網絡一度分據明顯的區塊。河北定州曲陽縣的定窯則在唐代中葉以後快速的成為重要窯場。
根據曲陽縣唐永貞元年（八〇五）「唐恆岳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記載，九世紀初，陸羽《茶經》評判邢窯、越窯茶器高低的理論才剛問世不久，定窯已經駐進內府掌管御用器的殿中監窯冶、白土治、細茶器的官員；也就是說，定窯已在官方監管之下，以白土為製作細瓷茶器供用官府。這或許是定窯快速發展的因素。
院藏早期白瓷數量不多，較著名的如二〇七陳列室中的白瓷雙龍耳瓶，白釉泛青，有細碎開片，胎釉結合尚未臻完美，卻已體現在降低青顯色上的努力。此次展出的長頸瓶（圖一），有著圓鼓的腹部，應為邢窯的產品；另件邢窯茶盞（圖二）則見輕盈的身姿。定窯瓜稜龍口執壺（圖



圖一 唐 白釉撇口長頸瓶 8~9世紀 高26.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種長頸壺瓶自北朝開始製作，隋、唐一直持續發展，本器推測為邢窯作品。



圖二 五代~北宋初 邢窯型花式碗 10世紀 口徑15.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五瓣花式碗，內壁於口下有短凸稜線與花口凹處相對應，俯視全器若花瓣張放。



圖七 北宋 定窯劃花芍藥折沿盤 11世紀 口徑12.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劉祐墓

者勢必更在增加產量的技術上有極大的躍進。就定窯瓷器裝飾言，一般相信，十一世紀中葉前後，覆燒芒口、劃花、印花等特色紛紛產生，靜志寺的深浮雕作品以及與太宗李后墓（一〇〇〇年）相似的細線刻紋作品都不再出現；定窯自身特有的裝飾風格遂在十一世紀初以後逐漸創立，並為各地因循。

三、

故宮所藏的定窯瓷器，以細茶酒器為最多，換句話說，盤、碟、



線描圖



圖六 北宋 定窯蓮瓣劃花蓮荷螭紋盤 11~12世紀初 口徑15.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外壁浮雕蓮瓣，內壁劃花蓮荷紋與螭紋。

碗、洗為最大宗，多數以支圈覆燒法完成，因此，造形變化不大，大小也多相當，以便一次大量完成，而口部大範圍的支撐，也使器物可以作大口小底圈足的斗笠碗、折腰碗。至於口部覆燒所產生的口緣澀邊，也就是芒口，恰適宜於其上鑲上華麗的金銀銅釦，金與白色對映，華麗無比，也符合十世紀以來大量使用金銀器的風尚。

定窯器的訂年並不容易，一方面北宋的紀年墓葬少，需仰賴遼金紀年墓；而出土器的品類太簡，因此如遼代劉祐墓（一〇九九）出土了旋菊紋碗和轉枝蓮荷紋碗中，而這兩種花紋

到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官方史料《宋會要》還記錄著定窯仍有每年定額貢入內府的名目。若再延續下去，金代官書《大金集禮》記載，天眷二年（一一三九年），金朝公主的禮物包括「定器一千事」；而《金史》更載，通金之世轄管定州的真定府有「產瓷器」的紀錄。可以說，定窯從九世紀到十三世紀中葉，一直沒有脫離與官府的關係。

這時期中，宋遼澶淵之盟後，景德四年（一〇〇七）真宗詔將瓷器庫中收貯的瓷器除供進者外，其餘送到管理財政的三司讓商人估價出賣。《宋會要》所載的這項決定，關係著宋代經營瓷器性質的重大轉變，一方面朝廷在龐大歲幣壓力下，可能意會到瓷器產業與投入市場的經濟收益；尤其是送到邊境的榷場，從遼人手中再把送去的幣額賺回來。一方面對全國各地的瓷窯製作產業而言，所面對的既有更寬廣的市場，也有更大的稅務負擔。國家為了收入，各地增設產業稅務，如景德鎮所設的「瓷窯博易務」（一〇八二年），窯場生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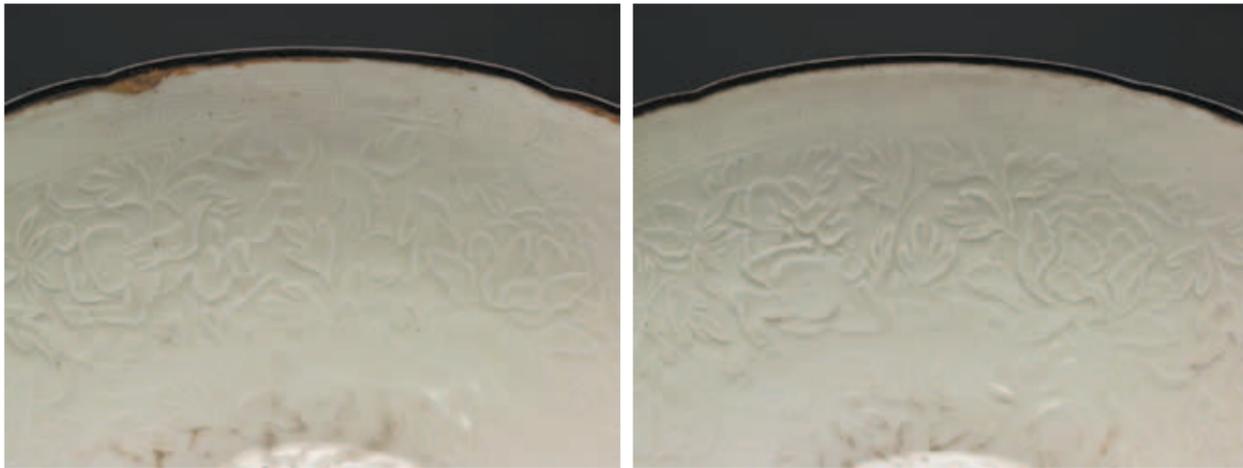
直到十三世紀中期依然存在。似乎是一種基本雕法的作品；而這也一向是大窯場燒造所需面對的個別窯場堅持舊法或創新的問題，一如龍泉廣袤窯區的雙魚紋碗是橫亘二百多年的窯工工法。

劃花和印花，是定窯的特色，卻非定窯所首創。以瓷器上刻劃花紋言，早已是陶瓷上常態，定窯中有的如靜志寺所見的浮雕類雕花，有的如宋太宗李后墓（一〇〇〇年）所出針尖狀的細刻花，顯然有著越窯青瓷細線刻劃的習尚影響。前者還可以見於院藏的蓮瓣盤（圖六）、蓮瓣碗的外壁；後者可以院藏劃花芍藥折沿盤（圖七）為例，看到以直刀為主的刻劃法，雕刀的傾側斜移變化尚非雕者所熟習。然如圖六的盤面，長枝蓮荷團著中央盤螭，雕者直刀斜刀交互運用，讓刀側片出較寬的斜面，當釉沈積時，有如中鋒、側鋒交叉運用，筆墨韻味渾然灑開。

最著名的劃花定窯，應屬一枝萱花（圖八）或是一對水甕（圖九），簡單數刀勾勒出花形，或水禽的昂



圖十一 北宋 定窯印花嬰戲碗及局部 11~12世紀 口徑20.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北宋~金 定窯劃花蓮塘雙鳥折腰盤 12~13世紀 口徑21.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模印，亦是陶瓷工藝早有長遠發展的技藝，明顯的如各種陶俑的製作。定窯的印花則是碗狀坯泥覆在磨菇樣刻滿花紋的模子上，脫模後就將花紋翻印在器裡了，這樣的內模製器對有長遠金屬器製作傳統的中國工藝言並非陌生，因此定窯的印花作品十分精細。繁複緻密的紋飾搭連，要如織品經緯編排的細膩；眾多母題結組在圖案式纏枝捲葉中，還得從容有序。一個雕作精緻的模子往往有複數多個作品傳世，顯然對產量的提升有

四、
鳴或低吟，梳篦狀的複數線條流動於畫面，營造出曼妙的情境。因其簡潔傳神，往往成爲白瓷相關展覽的意象呈現。但今萱花小碟多見於金代遺址，若相較如北宋韓琦孫韓治墓（一一二五年）的瓷器殘片所見的海石榴樣細節線條，這類逸筆草草之小景，應是金代所尚。如圖十張口昂揚、四足伸展的龍紋雄強線條，亦因二〇〇九年窯址的出土，而可歸類於金代作品。



圖八 金 定窯劃花萱花笠式蓋 12~13世紀 口徑13.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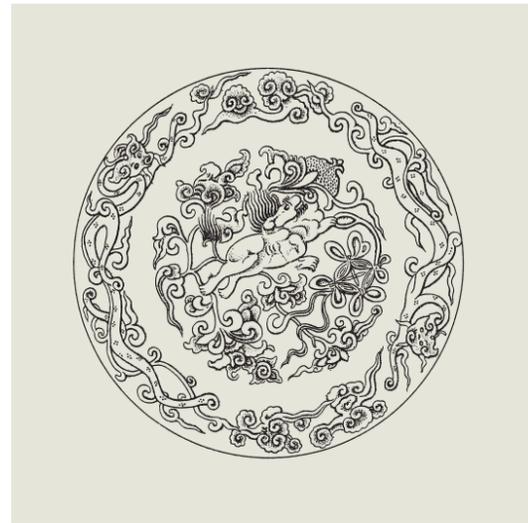
蓮塘雙鳥碗線描圖



圖十 金 定窯劃花龍紋大盤 12~13世紀 口徑30.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線描圖



圖十五 北宋~金 定窯印花獅戲盤 11世紀後半~13世紀 口徑17.5公分 線描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帛帶繫結的繡球，有著馴養與野性。獅為外來猛獸，奔躍的圖景常唐宋織物、雕刻的母題；宋代輿服、儀仗中，常提及獅子錦、獅蠻樂仙、蠻王獅子等名稱，則此種外地的動物已成為具趣味性的圖案，攀爬跳躍，有如參養寵物。瓷樣的設計者將圖案式海石榴與數莖卷葉紋布置其間，使全圖結構精美。盤子有著微外捲的圈足，似也說明與金屬器的關聯。

南宋的遺址裡經常出現定窯的遺留，包括都城臨安的政府部門和皇室宅第等遺址。本次展出的金稜菊紋碗，三朵圖案式重瓣結組如菊花的花卉，或許應名為太平花或寶相花，與南宋張重四墓（一二五四）出土的定窯碗相似，而英國戴維德基金的泰和三年（一二〇三）印模與曲陽北鎮出土大定二十四年（一二五四）印模，均有著類似的紋樣，說明在宋金和戰關係中，南宋人仍透過邊境貿易使用著金人統治下的當代定窯產品，其數量甚夥，自皇室、官員至普及於街市。一如遼與中原王朝的和戰關係中，精緻的定窯供應鄰境契丹大遼的



圖十三 金 定窯印花蓮塘鴛鴦菊瓣式碟 13世紀 口徑14.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大助益。只是陶泥脫模手法迅速，對細密文樣的大盤言，要整件紋飾完美無暇並不容易。

傳世與採集的印模中，多件刻有金代年款，一般相信金代為印花器器的主要生產時期。不過，北宋宣和間所減免的定州貢物「中樣裡撥龍紋湯盞」，「撥」為模鑄之意，則應當已有很好的模印作品一如曲陽當地曾經出土的龍紋盤。近年在遼平原公主墓（一〇五一卒）出土有印花嬰戲碗殘片，為此類印花器年代最早者。院藏多件定窯印花牡丹嬰戲碗（圖



圖十二 北宋~金 定窯印花孔雀牡丹盤 12~13世紀 口徑32.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金 定窯印花牡丹百褶盤 13世紀 口徑21.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十一），將孩童布置在纏枝牡丹花叢中，花葉繁密，紋理工細，三小童攀枝嬉戲；孩童身披背心，眉目清晰；或雙手向上攀枝躍動狀，或雙足倒鉤垂盪，或爬行枝蔓中，身形靈巧逗趣。牡丹富貴，童子有宜男之意；自六朝以來便常出現的文樣，在宋代有「童戲」之名。一九六五發表的曲陽定窯遺址中，亦見此類模印相似紋樣的遺物。

印花圖樣，以花鳥類為最多。單隻穿花孔雀（圖十二）以優美身姿穿繞遨翔，口上銜枝，枝葉滿盤，華麗而優雅。成對鴛鴦嬉游在花葉盛放的荷塘裡（圖十三），水波悠緩的寧馨，宛若院藏〈太液風荷圖〉的再現。最難脫模的，恐怕是所謂「百褶盤」（圖十四），在五六十瓣的花口盤，盤心印著繁花鳥獸，盤壁瓦稜般一稜稜銳利的瓣緣，需是高妙技術所成。

繁密的紋樣，還常見於十五至二十公分間的盤子，如一件印花獅戲盤（圖十五），在雲擁般的圖案間，奔跑的獅子，鬚鬣揚起，前足挽著

用度。

五、

本次展覽企圖說明定窯相關連的一些瓷器，包括點茶使用的「鄱陽白薄盞」（註四），是宋人視為白瓷的景德鎮窯茶盞，因釉中現青藍色調，故今多稱之為青白瓷或影青瓷，其覆燒與花紋頗與定窯相關。（圖十六）也包含元代的霍州窯，明初《格古要論》記其有「新定」之稱，色白而薄，口滿釉而器裡有支釘痕（圖十七），印花紋細如絲。

文獻或考古資料，都呈現宋代白瓷產地的廣泛，北方如井陘、磁州、霍州、鞏縣、介休以及文獻所載的宿州、泗州等地，與定窯劃花、印花、覆燒作品有著技術、花紋間或多或少關聯；南方地區，傳載「南定」之名，如考古所見之景德鎮、吉州、宣州、南豐、光澤、邵武都相當程度的刻意追仿定窯。

此外，元、明瓷器賞玩，皆以定窯為貴，仿定作品充斥。這些仿作的真正年代產地雖難探究，但有多件

定州花瓷

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

Decorated Porcelains of Dingzhou
White Ding War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 Gallery 203

2013 11/30 - 2014 09/30

全年開放，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週五、週六延長開放至晚間九時
Open daily from 08:30 to 18:30 all year round.
Friday and Saturday visiting hours extended until 21:00.



圖十七 元 霍州窯折腰碟 13~14世紀 口徑12.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宋~13世紀 景德鎮窯笠式碗 口徑14.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元~明 仿定柳編魚籃瓶 14~16世紀
1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明末清初 白瓷包袱式壺 17~18世紀 寬15.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註釋

1. 筆者向以為東坡詩中喜愛搬弄典故，此詩「定州花瓷琢紅玉」句正當以顏色映照的美感解。至譚明良，〈「定州花瓷琢紅玉」非定窯紅瓷辨〉，始接觸明清以來對此詩的各種解釋，並很高興美學者的解釋又回歸到文學的隱喻用詞的美學裡；該文原刊《大陸雜誌》第七四卷第六期（一九八七），增補收入同氏《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二〇〇八，頁一四三—一五〇。
2. 蘇軾，《東坡志林》，卷四，〈辨真玉〉：「真玉，須定州產，所不能傷者乃是。」
3. 《御製樂善堂全集》，卷十五。
4. 李薦（一〇五九—一一〇九）詩有「也容雙井白過磁」句，自註：「江南雙井，用鄱陽白薄蓋點鮮為上。」則北宋中期人用景德鎮青白瓷飲茶，知其器薄，目視之為白瓷。

呈現藝匠們的精緻造形本事，讓人讚歎。（圖十八、十九）至如官方御窯，如永樂甜白、乾隆白瓷，也都明顯呈現以定窯為典範的跡象。當金人以「顏色天下白」來形容定窯時，當未料在五、六百年間的白瓷喜好者，依然可以此句來讚美定窯引領的白瓷典範。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